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
外国文学名著
SHAO NIAN DU BEN

王子复仇记



〔英〕莎士比亚 著

RENWUCHUANQI

人物
传奇篇

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
YANBIANDAXUECHUBANSHE
YING SHASHIBIYA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WAI GUO WEN XUE MING ZHU WAIGUOWENXUEMINGZHU

外国文 学名著

人物
传奇篇

王子复仇记



〔英〕莎士比亚 著

· · · · ·

· · · · ·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子复仇记/《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》编委会编,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2005.8

(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,9.外国,人物传奇篇)

ISBN 7-5634-2118-1

I. 王... II. 少... III. 悲剧-剧本-英国-中世纪-缩写本 IV. 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477 号

选题策划:马永林 石兴利

责任编辑:金昌海 关志明

封面设计:山羽创意设计工作室

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·外国 人物传奇篇

王子复仇记

原著:(英)莎士比亚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 105 号 邮编:133002)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 字数 90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634-2118-1/I · 296

全套 12 册 定价:237.60 元

导 读

《王子复仇记》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《哈姆莱特》改编而来。莎士比亚(1564—1616)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戏剧家、诗人。生于商人家庭，当过剧院杂役、演员和编剧。现存剧本三十四部，长诗两首，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。主要剧作有《仲夏夜之梦》、《王子复仇记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《威尼斯商人》、《理查三世》、《亨利四世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麦克白》，多取材于历史传说，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。他的作品语言优雅俏丽，对现代英语的形成、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《王子复仇记》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丹麦王朝的悲剧故事。

故事的主人公哈姆莱特王子是一个才华横溢、武艺高强、英气逼人的年青王子，他为了将杀死父王的真凶查找出来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，付出

了一生的快乐、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。

整个故事里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、善良与阴险的抗争。王子的英勇不屈令人敬佩，霍拉修与福丁布拉斯的仗义相助也让人称赞，还有奥菲丽娅小姐的善良、温婉更加让人对她的不幸而感到伤心。

为了将这一历史名著真实地再现在小读者面前，使小朋友们更好地去了解它，我们在原著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改写，并配有精美的插图。相信小朋友拿起此书定会爱不释手的。

主要人物介绍



哈姆莱特王子

丹麦国王老哈姆莱特的儿子，是一位武艺高强、正直勇敢的王子。因为父王的意外死亡而郁郁不乐，后来在先王灵魂的暗示之下，他用计谋查出了杀害国王的真正凶手，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


霍拉修

他是哈姆莱特王子的臣民，也是王子亲如手足的好朋友。他正直、善良、始终如一，忠心耿耿地跟随王子，为王子查出真凶，为先王报仇立下汗马功劳。后来，他又按照王子的遗愿辅佐新王治理丹麦国。



克劳狄斯

丹麦国的国王，他是哈姆莱特的叔父，也是杀害自己兄长的凶手。因为害怕王子的追查，曾经几次陷害王子，并将他放逐国外。最终死于自己的计谋之下。



布洛尼斯

丹麦国王克劳狄斯的亲信，也是朝中要臣，他心胸险恶，熟知国王心思，是国王的心腹。最后，他因躲在王后寝宫里为偷听王子与王后讲话而被王子一剑刺死。



雷奥提斯

大臣布洛尼斯的儿子，一直在法国学习剑术。后来父亲的死，妹妹的疯对他刺激太大，又听信国王谗言，与国王合谋以比武之名杀害王子，自己也被剑毒所伤至死。

目 录

国王的早朝	1
敌 楼 鬼 影	10
大臣的家事	21
父 子 相 见	30
王 子 发 疯	39
新 戏 上 演	64
大 臣 之 死	84
王 子 被 放 逐	93
家 破 人 亡	104
王 子 回 国	114
小 姐 的 葬 礼	130
复 仇 之 剑	142

国王的早朝

古老的丹麦王国的早朝是由新登基的克劳狄斯王主持着的，可是自始至终哈姆莱特王子都感到痛苦不堪、困窘不已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春风得意的国王怎么会有个愁苦万状的王子呢？又或许这其中还有别的缘故……

一千多年前，欧洲大陆正是战争频繁的时代，各国都野心勃勃要入侵他国，侵占领土^①、扩张势力，就像我国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、多国纷争一样，到处都是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，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硝烟。

丹麦的艾尔西诺城是当时欧洲的一个小城市。这个小城市濒临海边、远离大陆，暂时还不受战争的困扰，所以还是有着一时的安定祥和。宫廷内外常常是欢歌笑语，豪华奢侈的酒会常常通宵达旦地举行着，美酒和佳肴不知迷醉了多少臣民的双眼。但是，隐隐地似乎又有一场巨大的变动正在丹麦国里暗暗酝酿。

① 在一国主权管辖下的区域，包括领陆、领水、领海和领空。

② 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享受。

像以往一样，才登基不久的新国王克劳狄斯又醉意十足地由侍从们撑扶着，才勉强坐到那精美绝伦的象牙椅上。



这位新国王是先王的弟弟，居然是个表面忠厚、内心阴险狡诈的坏家伙。先王的突然去世，使得丹麦国的朝政一时无人主持，虽然也有许多忠厚正义的朝臣提议该由年轻、勇敢、善良的王子哈姆莱特来继承王位，但以布洛尼斯为首的一批大臣却一致推举克劳狄斯继位，原因不过是：王子还年轻，国事繁重，他的经验不足，克劳狄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抵不过老臣们的提议，最终王位还是由克劳狄斯继承了。

克劳狄斯继承王位后，开始还表现得勉勉强强，每日也有模有样地处理政务。但不出一个月他就忘了兄长死去的哀伤，也忘了朝政的繁忙，而是终日纠集与他臭味相投的臣子饮酒作乐。以至于每天的早朝都像是在国王的睡梦中进行的，就像今天这样。

现在，各位大臣早已按照习惯各就各位了，王子和王后也坐到了他们自己的位子上。这位王后是哈姆莱特王子的亲生母亲，也就是先王老哈姆莱特的妻子，在先王死

后不到两个月，她又嫁给了新国王克劳狄斯，成了新王后。

国王歪着脑袋，醉眼蒙眬地看了看四周，挥挥手说：

“这里有一件事关朝政的大事，希望大家记住，放在心上。挪(nuō)威国王的小儿子——福丁布拉斯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因为先王的英勇，他们失去了领土，现在先王死了，他们以为我们的国家就会乱了，他们就妄想要回他们的土地，真是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。昨天，他们派来使节说假使我们不归还他们领土，他们就要武力相对了。”

国王的话音刚落，官员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，大家都担心战争真的要爆发了。

“大家安静安静，有什么意见一会儿再说。这可不是我们的错，福丁布拉斯这可怜的小家伙居然要有意制造战争，他哪里是我们的对手。”国王一脸奸笑，恶狠狠地说，“只要他敢来，非给他点颜色瞧瞧。”国王顿了顿口气接着说：“当然，大家都明白，老百姓们刚刚过上和平安逸(yì)的幸福生活，怎么能又闹起战争呢？年年的征战已经让百姓吃尽了苦头了，如果又闹打仗，教我怎么向老百姓们交待啊？”说着，国王假惺(xìng)惺的脸上笼上了一层愁云，似乎真在为人民担忧呢。

“不过，福丁布拉斯的叔父过去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正统治着挪威边界的一个小国，通过他也许我可以制止住那可恶小鬼的捣蛋。这可是我费尽心思，日夜冥(míng)想才得出的好办法。我准备以归还他们一半的领土作为代价，让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下令禁止那小鬼的军事行动，这也许是惟一能让百姓过上平安的日子的好办法。”

国王也没在意大臣们的反应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叫来两个使者，递给他们一封信。

“这是一份重要的差使，你们作为使臣立即去谒(yè)

见老福丁布拉斯，注意一定得要妥善行事，将这份紧要的密函(hán)^①亲自交给他。”

“国王，您请放心，我们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，即使牺牲了我们的性命，我们也在所不惜。”两人接过这一封写在羊皮上的信，毕恭毕敬地边行着礼边后退。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国王舒展了一下疲倦的身子，满意地点点头，“你们会是国王的好臣民的，我们会祈祷(qí dǎo)着你们的平安归来。去吧，去吧。”

国王似乎还沉溺(nì)在昨夜的美酒与欢歌中，停了一会儿，他向四周看了看他的臣民。

“噢，雷奥提斯呀，我忠实的大臣布洛尼斯的儿子。”国王忽然很兴奋地向一位年轻、白皙(xi)的青年问道，“你有事要恳求我吗？土地，还是金钱，美女还是佳肴，只要符合你的身份，我都可以满足你的。你的父亲布洛尼斯可是我的好帮手啊。说吧，年轻人。”国王诡(gui)秘的笑容真让人恶心。

那青年高高的个头，俊朗的相貌，玉树临风的样子，他抬眼看着国王，似乎又深深地思考了一番，然后才坚定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尊贵的国王，我恳求您让我回到法国去，为了参加您的登基大典我还有许多事丢在法国没有完成，所以，我恳求您的准许。”

“噢，看来法国真有那么多事情让你挂念，你如果一定要回去，让你回去也好。年轻人，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父亲有什么意见呢？”国王说着转身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大臣布洛尼斯。

布洛尼斯看着儿子，脸上满是慈爱的笑容，雪白的胡

① 需要保密的信件。

子也在脸上温和地垂着。他起身行了一个礼：“尊敬的国王陛下^①，就请您同意他的恳求吧，他是那么的向往法国，常常像孩子般地在梦中笑醒，我已经被他深深感动了，您就让他去吧，我已经同意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雷奥提斯，你喜欢什么时候动身就什么时候走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，国王陛下，我这就去准备。”雷奥提斯很兴奋，脸色微红，高兴地提早告退了。

国王一脸的迷糊，早想草草退朝了，但似乎又觉得这个早朝也太简单了点。忽然他看到了站在拐角边上的哈姆莱特，于是脸上又浮起了虚伪(wěi)的笑，“噢，哈姆莱特，你怎么站在那边，快过来，我亲爱的侄儿。你是我王兄留下的惟一的儿子，也是我至亲的亲人。你就像我的儿子一样。虽然我继承了亡兄的位置，但将来这还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王子啊。”

国王声情并茂地说着，听得王子为难地低下了头，脸色真是又苍白又困窘(jiǒng)，可怜的王子，他真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。丧父的痛楚还在煎熬(jiān áo)着他，却要在这里接受新国王的虚情假意。

“噢，亲爱的孩子，你怎么啦，脸色这样难看，假如是我对你的关心不够，请你一定告诉我。让我像王兄那样继续给你关爱，继续加倍地疼惜你。”国王的甜言蜜语，越发肉麻起来，王子的窘迫已经到了极点，可是除了忍耐他能怎么办呢？

坐在一旁的王后见王子一句话不说，连头也不抬，忍不住说话了：“哈姆莱特，你应该精神一点，国王这是关心

① 对君主的尊称。

你,你不要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每个活着的人都是要死去的,这是一件普通的事,你应该对国王尊敬一些,他在问你话呢!”

“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?”王子疑惑(huò)地抬起头看着他的母后,无奈地想着,“我黑色的丧服和悲苦沮丧的脸色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愁苦,母后居然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,谁又真正知道我的心思呢?”

“你可能是因为不能忘记先王吧,我的孩子,可是他已经死了,你不能过度地伤心,要振奋起来。你的孝心真让人感动,我为你的父亲骄傲。”国王像长辈似的,开始教导王子,口吻里开始有点儿责备了,“但是,你的伤心不能伤害你的健康,你的伤心也不应该是你孝心的表现,最重要的是你应该继续父业,发扬光大,献身我们的祖国和人民。你要暂时抛开你的悲伤,真正把我当做你的父亲,我所给你的荣华富贵和恩宠(chōng),绝不会少于任何一个疼爱他的儿子的父亲。”国王说着又转眼看了看左右大臣,“你们说是不是?”

大臣们连忙齐声赞叹国王的英明与豁(huò)达。

“还有,哈姆莱特,听说你要回到威登堡的大学继续求学,这可不行,你是丹麦国王子,离家这么远,我和王后,还有臣民们会担心的。好了,打起精神来,做一个丹麦国英勇快乐的王子吧。”

王后也是不乐意王子到城外求学的,她接着国王的话说:“哈姆莱特,你总不可以让母亲一无所有的,请你留下来吧。让我时常可以看看你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哈姆莱特王子抵不过国王与王后的连声要求,勉强从喉咙里吐出了三个字,愁苦的神情依旧布满他的面容。

这时的国王已按捺(nà)不住了，高声说道：“来啊，快把美味佳肴统统送上来，让我们共同祝愿丹麦王族永世长存。为了表示庆祝，我们的每一次举杯，都要鸣放一响礼炮，让天地与我们同贺！”

说话间，早已准备好的陈年美酒、流油烤肉，加上山珍海味、南蔬北果，还有各式美味的佳肴便由侍从们端着，一盘一盘鱼贯而入。

国王端起了镶(xiāng)着美玉的金酒杯满满地斟(zhēn)上一杯，贪婪(lán)的眼神在酒杯里隐隐晃动，阶下的大臣们也不甘落后，你一杯我一杯地满上，举杯同呼“国王万岁”、“哈姆莱特王子万岁”，然后一饮而尽。王宫外霎时轰天的礼炮轰响一片，欢呼声、碰杯声，此起彼伏。

笑容与醉意在国王与臣民之间荡漾(yàng)着，摇晃着。但是我们的王子——哈姆莱特面对着满满一杯酒却苦楚得不行，似乎这斟满的一杯酒就是他满腹的苦水。他看着手里的酒又看着四周的嘈(cáo)乱与嬉笑，王子那阴郁的脸色越发凝(níng)重。他端着酒杯沉思了很久，但又觉得头脑乱哄哄的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他的脸色非常苍白，白得有点发青，脸颊(jiá)上突起的颧(quán)骨让人觉得王



子殿下更加的瘦削。酒宴上所有大臣们的举动都在王子的眼前不停地晃动，但王子似乎麻木了，竟没有知觉似的一动也不动。



这样呆了一会儿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悄悄地放下酒杯转身离开了大厅，他越走越快，那富丽堂皇的门柱从他身边逐一闪过，四壁明亮的门镜映出一个接一个悲愤的王子的身影。

大厅里的饮酒作乐声，发疯般地响彻皇宫，王子的离开谁也没有在意。

皇宫的外围是坚固的城堡(bǎo)和城墙，遥望远方，大海的海浪拍岸，夹着潮润的海风，隐隐约约地翻过城墙，透进城堡里来。王子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了城台边的小窗格子上，

透过射击孔，远远可以看到茫茫的大海。

“父王啊！你可知道，我是多么想念你啊！”泪水悄悄顺着王子苍白瘦削的脸庞(páng)滑下，海浪“哗哗”地拍打着礁石，似乎在回应着王子的思念。

“王子殿(diàn)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王子似乎根本没听到，但忽然他觉得这声音是那么熟悉而亲切，连忙转身，“霍拉修，怎么是你？”

霍拉修是王子殿下儿时的玩伴，他比王子殿下年长，

也是从小一块长大、亲如手足的好兄弟，是王子最可信赖(lài)的朋友和臣民。

“你怎么不在威登堡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回来几天了，殿下，我是来参加先王的葬礼的，他是一位很好的君王，我曾经见过他一次。”霍拉修一边说着一边注意地看了看王子殿下。

哈姆莱特的确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从前那种意气风发、神采飞扬的模样都不见了，整个人憔悴(qiáo cuì)又颓废，很让人看了心疼。

“是啊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男子汉，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王子望着远方，脸上露出了忧愁的神色，“霍拉修，我们分离不算很久。可是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却让我实在难以接受。你听听，这是什么样的天理，先王的灵魂尚未安息，这王宫竟像魔鬼与恶毒者的天堂，终日的叫闹、喧哗。哎，这庄严肃穆(mù)的王宫啊，何时已变成了野蛮者的乐土！”王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

“王子殿下，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，我也是非常敬仰先王的。他是人民的好君王啊，只是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才好。”

“霍拉修，谢谢你诚恳的关心。如今这宫廷内外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先王一死，他们把什么都忘了，整天只知道奉承新国王，和国王喝喝闹闹。凭我一个人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，我除了伤心、痛苦之外，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。有时候我真的非常想念我的父王。”

霍拉修非常明白王子此刻的心情，他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来劝导王子一番。可此时此刻他似乎另有话要说。

“殿下……有一件事，我必须向你稟(bǐng)明。”霍拉修看了看王子，又看了看左右，停顿了一下，很严肃地说，“昨天夜里，我又见到先王了。”